

**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（二）**  
**中国航海学会，泉州市人民政府编**  
**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2**

李金明

## Zaitun 与泉州的丝绸生产

### 一 问题的提出

中世纪的泉州，已是闻名于外的中国几个主要海外贸易港口之一。早在公元 9 世纪，曾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麦塔密德 (Khalif Mutammid) 时期，任过吉巴尔 (Jibal) 邮长的阿拉伯人伊本库达伯 (Ibn Khurdadhbah) 在 844—848 年撰写的《郡国道里志》(The Book of Routes and Provinces) 一书中，对中国几个主要海外贸易港口作了如下描述：

从 Sanf (即 Champa, 占婆) 到中国的第一港口 Al-Wakin, 无论航海或陆行均是 100 farsangs (古波斯里, 1 farsang 相当于 3.25 英里), 此地有优质的中国铁、瓷器和大米, 是一个大港。从 Al-Wakin 航行 4 天, 到 Khanfu, 若陆行需 12 天, 此地出产各种水果、蔬菜、小麦、大米和甘蔗。从 Khanfu 航行 8 天, 到 Janfu, 此地出产与 Khanfu 相同。从 Janfu 航行 6 天到 Kanfu, 此地出产亦相同。在中国各港口皆有一条可航船的大河, 河水随潮汐涨落。Kanfu 有

鹅、鸭有其他野禽。<sup>①</sup>

上述几个港口，根据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考证，认为第一港口 Al-Wakin，即龙编(Lonkin)，属交州，在今越南河内地区；Khanfou，即广府的译音，也就是广州；Janfu，即泉州的译音，与宋元时期的 Zaitun 同属一地；Kantu，即江都的译音，也就是扬州。<sup>②</sup> 倘若这些考证无误，那么当时外国商船从越南中部的占婆进入中国海后，依次到达的主要海外贸易港口就是交州、广州、泉州和扬州。

在这里人们不禁要问，唐代的泉州港既已闻名于外，阿拉伯人已知道称之为 Janfu，为什么到宋元时期又另称之为 Zaitun？这个 Zaitun 的含义究竟是什么？

## 二 Zaitun 指何地

Zaitun 一名最早出现于何年，至今仍无确凿的说法。桑原骘藏在《蒲寿庚考》一书中说，谢弗 (Schefer) 谓回历三三二年 (943) 出版的马素地 (Masudi) 著作中，曾把 Zaitun 与 Khanfou 并举，但桑原查阅了有关马素地著作的译本，并未发现有此记载。他认为，伊斯兰教徒初传 Zaitun 之名者，实以伊本赛德 (Ibn Said) 为最先，而伊本赛德的地理书作于 13 世纪中叶，正当南宋之末叶。<sup>③</sup>

这个时间与马可波罗的记载差不多。1292 年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叙述其西还旅程时写道：“离开福州市……到第五

<sup>①</sup> Henry Yule, *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*, London, The Hakluyt Society, 1916, vol. 1, pp. 135—136.

<sup>②</sup> 桑原骘藏：《伊本所记中国贸易港》，载桑原骘藏著，杨鍊译：《唐宋贸易港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，第 64—154 页。

<sup>③</sup> 桑原骘藏：《蒲寿庚考》（陈裕菁译本），中华书局 1929 年版，第 41 页。

天傍晚，抵达宏伟秀丽的 Zaitun 城”，“Zaitun 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，大批商人云集这里，货物堆积如山，的确难以想像”<sup>①</sup>。数十年后的 1346 年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 (Ibn Batuta) 亦说道：“我们渡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 Zaitun……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，甚至是最大的港口。”<sup>②</sup>

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，5 年前我曾写过一篇《Zaitun 非“刺桐”而是“缎子”》的小文章（刊于《历史研究》1998 年第 4 期），文章的开头也是引用了上述两段引文，同样把引文中的“刺桐”还原为 Zaitun。后来有人撰文指出：“原文本作‘刺桐’，作者改为 Zaitun 是有意回避 Zaitun 与刺桐为同一译音。”<sup>③</sup> 这种说法难免有些牵强附会，其实，Zaitun 是否与刺桐为同一译音，至今尚无定论。而为了考证 Zaitun 的译音，则必须恢复其原来的拼法，假如已肯定 Zaitun 就是刺桐的译音，那就失去了考证的意义。因此，把刺桐还原为 Zaitun 的做法不是所谓的什么“有意回避”，而是出于考证地名最基本的需要。记得岑仲勉先生在《Zaitun 非“刺桐”》一文中，亦曾提出张星烺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》第三册第 183 页的“阿拉伯人谓橄榄为刺桐，故有此语”，应改作“阿拉伯人谓齐墩树为 Zaitun，故有此语”<sup>④</sup>。岑先生的本意也是在恢复 Zaitun 原来的拼法，并不存在什么“有意回避”的问题。

13 世纪末外国旅行家所谓的 Zaitun 究竟指何地，在学术界存在有各种不同的看法：

阿布尔费达 (Abulfeda) 明确地说，Zaitun 是漳州的别称。泉

① 陈开俊等译：《马可波罗游记》，福建科技出版社 1981 年版，第 192 页。

② 马金鹏译：《伊本·白图泰游记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，第 551 页。

③ 见杨志玖：《刺桐与缎子》，载《历史研究》1999 年第 4 期。

④ 岑仲勉：《中外史地考证》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，第 474 页。

州，早期的葡萄牙商人称为 Chin-chen，这在许多地图上仍可看到<sup>①</sup>。

乔治·菲利普斯（Geo. Phillips）支持这种说法，他以伊本·白图泰的记述为证，说道：“漳州在中世纪是一个大的丝绸织造中心，其织造的产品如绫罗缎子和天鹅绒，据说比苏杭生产的还漂亮。据福建地方志记载，宋末绢丝绸与瓷器被运往国外换取外国货物，而金银不准出口……伊本·白图泰告诉我们，中国皇帝赠送给苏丹的 500 匹锦缎，其中有 100 匹是 Zaitun 城织造的。”<sup>②</sup>

道格拉斯亦同意此说，他认为：“Zaitun 乃义译而非音译，漳州山间有甚类橄榄树之 Canarim 之一种，所产之实，欧人每呼为橄榄，则古代阿拉伯人之在漳州贸易者，当亦以为橄榄，因以漳州为橄榄城。而名之曰 Zaitun，至泉州则无此种之树云。”道格拉斯甚至还认为：“若以 Zaitun 为音译，则当为近漳江河口海澄之音讹，其地虽元时始立县，而其前已名海澄矣。”<sup>③</sup>

阿奈兹（P. Greg. Arnaiz）和伯切姆（Max van Berchem）反对漳州说，认为 Zaitun 是指泉州。他们在 1911 年 12 月的《通报》（Toung Pao）上刊登了一篇有关泉州阿拉伯碑文的文章说：“漳州建城比泉州迟，没有清真寺。泉州清真寺根据其碑文记载，建于回历 400 年（1009—1010）；回历 710 年（1310—1311）重修，是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，因广州清真寺碑文的日期是回历 751 年（1350 年 9 月）。”<sup>④</sup>

卫匡国神甫也认为漳州说是错的，他写道：“漳州虽发现有基督教之遗物，然吾人不应忘者，1312—1362 年间，方济各派

<sup>①</sup> Henry Yule edited, *Ibn Batuata's Travels in Bengal and China*, London, The Hakluyt Society, 1916, p. 117.

<sup>②</sup> Henry Yule, *Travel of Marco Polo*, London, John Murray, 1926, vol. 2, p. 238.

<sup>③</sup> 《蒲寿庚考》，第 43—44 页。

<sup>④</sup> *Ibn Batuata's Travels in Bengal and China*, p. 117.

曾在泉州建有礼拜堂三所，置有主教四人。中国之回教礼拜堂最古者亦有泉州，14世纪时，回教徒在此城建一第二礼拜堂，甚壮丽，迄今尚存。”<sup>①</sup>

玉耳与戈尔迭则引《刺失德丁书》之中国行省表说：“第七福建行省，先在 Zaitun，后徙福州，今尚在其地。”又据颇节所引《元史》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置行中书省于泉州，十八年（1281）迁泉州行省于福州，十九年（1282）复还泉州，二十年（1283）仍迁福州，二十二年（1285）并入杭州，足证波斯史家之 Zaitun 即是元史之泉州矣。<sup>②</sup>

布莱慈奈德亦引《元史·食货志》市舶条云：“至元十四年（1277）立市舶司一于泉州，立市舶司三于庆元、上海、澉浦，令福建安抚使督之。”泉州为当时船商贸易之要港，则中世纪西方旅行家之刺桐为泉州彰彰明矣。<sup>③</sup>

从上述这些外国学者的不同说法中可以看出，Zaitun 指泉州说较为合理，殆成定论。就我本人的看法，也是倾向于泉州说，其原因有二：一是马可波罗曾说过：“离福州后，渡一河，在一甚美之地骑行五日，则抵 Zaitun 城。”<sup>④</sup> 从福州到泉州的行程，今日的公路距离将近 200 公里，而从福州至漳州则有 300 多公里，因此，马可波罗从福州渡河后骑行五日抵达的 Zaitun 城，应该说是泉州，而不可能是漳州。二是据伊本巴都他说：“我必须告诉你，渡海之后我到达的第一个中国城市是 Zaitun。”<sup>⑤</sup> 渡海之后到达的城市，无疑是滨海城市，而漳州城位于九龙江畔，与海相隔有一段距离，故到达的应是滨海的泉州城较有

<sup>①</sup> 沙海昂注、冯承钧译：《马可波罗行纪》，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，第 613 页。

<sup>②</sup> 同上。

<sup>③</sup> 同上。

<sup>④</sup> 同上书，第 609 页。

<sup>⑤</sup> *Ibn Batuta's Travels in Bengal and China*, p. 117.

州，早期的葡萄牙商人称为 Chin-chen，这在许多地图上仍可看到<sup>①</sup>。

乔治·菲利普斯（Geo. Phillips）支持这种说法，他以伊本·白图泰的记述为证，说道：“漳州在中世纪是一个大的丝绸织造中心，其织造的产品如绫罗缎子和天鹅绒，据说比苏杭生产的还漂亮。据福建地方志记载，宋末绢丝绸与瓷器被运往国外换取外国货物，而金银不准出口……伊本·白图泰告诉我们，中国皇帝赠送给苏丹的 500 匹锦缎，其中有 100 匹是 Zaitun 城织造的。”<sup>②</sup>

道格拉斯亦同意此说，他认为：“Zaitun 乃义译而非音译，漳州山间有甚类橄榄树之 Canarim 之一种，所产之实，欧人每呼为橄榄，则古代阿拉伯人之在漳州贸易者，当亦以为橄榄，因以漳州为橄榄城。而名之曰 Zaitun，至泉州则无此种之树云。”道格拉斯甚至还认为：“若以 Zaitun 为音译，则当为近漳江河口海澄之音讹，其地虽元时始立县，而其前已名海澄矣。”<sup>③</sup>

阿奈兹（P. Greg. Arnaiz）和伯切姆（Max van Berchem）反对漳州说，认为 Zaitun 是指泉州。他们在 1911 年 12 月的《通报》（Toung Pao）上刊登了一篇有关泉州阿拉伯碑文的文章说：“漳州建城比泉州迟，没有清真寺。泉州清真寺根据其碑文记载，建于回历 400 年（1009—1010）；回历 710 年（1310—1311）重修，是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，因广州清真寺碑文的日期是回历 751 年（1350 年 9 月）。”<sup>④</sup>

卫匡国神甫也认为漳州说是错的，他写道：“漳州虽发现有基督教之遗物，然吾人不应忘者，1312—1362 年间，方济各派

<sup>①</sup> Henry Yule edited, *Ibn Batuata's Travels in Bengal and China*, London, The Hakluyt Society, 1916, p. 117.

<sup>②</sup> Henry Yule, *Travel of Marco Polo*, London, John Murray, 1926, vol. 2, p. 238.

<sup>③</sup> 《蒲寿庚考》，第 43—44 页。

<sup>④</sup> *Ibn Batuata's Travels in Bengal and China*, p. 117.

曾在泉州建有礼拜堂三所，置有主教四人。中国之回教礼拜堂最古者亦有泉州，14世纪时，回教徒在此城建一第二礼拜堂，甚壮丽，迄今尚存。”<sup>①</sup>

玉耳与戈尔迭则引《刺失德丁书》之中国行省表说：“第七福建行省，先在 Zaitun，后徙福州，今尚在其地。”又据颇节所引《元史》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置行中书省于泉州，十八年（1281）迁泉州行省于福州，十九年（1282）复还泉州，二十年（1283）仍迁福州，二十二年（1285）并入杭州，足证波斯史家之 Zaitun 即是元史之泉州矣。<sup>②</sup>

布莱慈奈德亦引《元史·食货志》市舶条云：“至元十四年（1277）立市舶司一于泉州，立市舶司三于庆元、上海、澉浦，令福建安抚使督之。”泉州为当时船商贸易之要港，则中世纪西方旅行家之刺桐为泉州彰彰明矣。<sup>③</sup>

从上述这些外国学者的不同说法中可以看出，Zaitun 指泉州说较为合理，殆成定论。就我本人的看法，也是倾向于泉州说，其原因有二：一是马可波罗曾说过：“离福州后，渡一河，在一甚美之地骑行五日，则抵 Zaitun 城。”<sup>④</sup> 从福州到泉州的行程，今日的公路距离将近 200 公里，而从福州至漳州则有 300 多公里，因此，马可波罗从福州渡河后骑行五日抵达的 Zaitun 城，应该说是泉州，而不可能是漳州。二是据伊本巴都他说：“我必须告诉你，渡海之后我到达的第一个中国城市是 Zaitun。”<sup>⑤</sup> 渡海之后到达的城市，无疑是滨海城市，而漳州城位于九龙江畔，与海相隔有一段距离，故到达的应是滨海的泉州城较有

<sup>①</sup> 沙海昂注、冯承钧译：《马可波罗行纪》，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，第 613 页。

<sup>②</sup> 同上。

<sup>③</sup> 同上。

<sup>④</sup> 同上书，第 609 页。

<sup>⑤</sup> *Ibn Batuta's Travels in Bengal and China*, p. 117.

可能。

### 三 Zaitun 的含义

对 Zaitun 含义引起疑问的第一人应属伊本·白图泰，他到达 Zaitun 城后，发现“尽管 Zaitun 在阿拉伯语的意思是 olives，但在这里没有任何 olives，在印度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没有，唯有此地名而已”<sup>①</sup>。olive 汉语译为“齐墩”，也有人音译为“阿利布”。据唐代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记载：“齐墩树出波斯国，亦出拂菻国，拂菻呼为齐虚。树长二三丈，皮青白，花似柚，极芳香，子似杨桃，五月熟。西域人压为油以煮并果，如中国之用巨胜也。”齐墩这种植物原产地在叙利亚至希腊一带，今栽培之域，西及葡萄牙，东达于俾鲁支，沿地中海欧非两岸多有栽种之。<sup>②</sup> olive 以前亦曾译为“橄榄”，并且现在仍沿用，但是它与我国种植的橄榄并非同物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前面提到的道格拉斯就是产生了这种误会，以为与漳州山间的橄榄树一样，故产生了 Zaitun 是指漳州城的说法。

伊本·巴图泰一到达 Zaitun 就产生疑问的事实说明，Zaitun 这个词的发音与阿拉伯语的齐墩一词的发音极为相似，它的来源并非因泉州有种植齐墩而得名，而是另有其他的含义。此外，Zaitun 这个名称早在伊本巴都他到达泉州之前就已存在，因为在泉州出产的绸缎早已冠上 Zaitun 这个名字，如伊本·白图泰所说：“这是一个大城市，的确好极了，他们织造的天鹅绒锦缎和各种缎子就以 Zaituniah 城命名，比行在（Khansa）和汗八里

<sup>①</sup> Ibid., p. 117.

<sup>②</sup> 《中外史地考证》，第 471 页。

(Khanbaliq) 的织物还要好。”<sup>①</sup> 类似这种产品冠上某地名字的做法很普遍，例如明清时期经由汕头港载运出口的闽南瓷窑生产的瓷器，称为“汕头”(Swaton)；鸦片战争前出口到英国的棉布，称为“南京”(Nankeen) 等等，其实这些产品并非完全由冠名地所产，因此也就无所谓什么“以产地名产品”了。

德国学者克拉普罗思 (Klaproth) 于 1824 年把 Zaitun 一词考订为“刺桐”的对音，并引《一统志》记载说，泉州古名“刺桐”，盖建城时，植刺桐于城外，由是俗称其城曰“刺桐”<sup>②</sup>。后来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支持此说，认为泉州所以得 Zaitun 之称者，以五代时留从效改筑泉州城，曾环城多植刺桐，自是而后，泉州遂有刺桐城或桐城之称，阿拉伯人因译之曰 Zaitun，Zaitun 则“刺桐”之音译。<sup>③</sup> 这种说法近年来广泛为学术界所采用，几乎成为定论，如前面引用的《马可波罗游记》和《伊本·白图泰游记》，都是不加说明地直接把 Zaitun 译成“刺桐”。

不过，也有的学者对此提出异议，如苏继庼先生写道：“在桑原之意，刺桐即泉州之雅名。惟管见则以为中世东来之旅行家，大都为船员与商人，彼等何以舍泉州之通行名而不用，而用其见于诗人所咏之雅名，不无可疑，鄙意 Zaitun 一名，可能为‘泉州’之近音，盖‘泉州城之省称也’<sup>④</sup>。岑仲勉先生早于 1932 年就在《圣心》杂志上撰文明确指出：Zaitun 非“刺桐”。他认为，地理书中显言泉州一名刺桐城者，始自明代陈懋仁之《泉南杂志》，书中写道：“宋进士吕造诗云：‘闽海云霞绕刺桐，往年城郭为谁封’。刺桐城今泉州，筑城时环城皆植刺桐，故号桐

<sup>①</sup> Ibn Batuta's Travels in Bengal and China, p. 118.

<sup>②</sup> 《马可波罗行纪》，第 612 页。

<sup>③</sup> 《蒲寿庚考》，第 6 页。

<sup>④</sup> 苏继庼：《岛夷志略校释》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，第 8 页。

可能。

### 三 Zaitun 的含义

对 Zaitun 含义引起疑问的第一人应属伊本·白图泰，他到达 Zaitun 城后，发现“尽管 Zaitun 在阿拉伯语的意思是 olives，但在这里没有任何 olives，在印度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没有，唯有此地名而已”<sup>①</sup>。olive 汉语译为“齐瞰”，也有人音译为“阿利布”。据唐代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记载：“齐瞰树出波斯国，亦出拂菻国，拂菻呼为齐虚。树长二三丈，皮青白，花似柚，极芳香，子似杨桃，五月熟。西域人压为油以煮并果，如中国之用巨胜也。”齐瞰这种植物原产地在叙利亚至希腊一带，今栽培之域，西及葡萄牙，东达于俾鲁支，沿地中海欧非两岸多有栽种之。<sup>②</sup> olive 以前亦曾译为“橄榄”，并且现在仍沿用，但是它与我国种植的橄榄并非同物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前面提到的道格拉斯就是产生了这种误会，以为与漳州山间的橄榄树一样，故产生了 Zaitun 是指漳州城的说法。

伊本·巴图泰一到达 Zaitun 就产生疑问的事实说明，Zaitun 这个词的发音与阿拉伯语的齐瞰一词的发音极为相似，它的来源并非因泉州有种植齐瞰而得名，而是另有其他的含义。此外，Zaitun 这个名称早在伊本巴都他到达泉州之前就已存在，因为在泉州出产的绸缎早已冠上 Zaitun 这个名字，如伊本·白图泰所说：“这是一个大城市，的确好极了，他们织造的天鹅绒锦缎和各种缎子就以 Zaituniah 城命名，比行在（Khansa）和汗八里

<sup>①</sup> Ibid., p. 117.

<sup>②</sup> 《中外史地考证》，第 471 页。

(Khanbaliq) 的织物还要好。”<sup>①</sup> 类似这种产品冠上某地名字的做法很普遍，例如明清时期经由汕头港载运出口的闽南瓷窑生产的瓷器，称为“汕头”(Swaton)；鸦片战争前出口到英国的棉布，称为“南京”(Nankeen) 等等，其实这些产品并非完全由冠名地所产，因此也就无所谓什么“以产地名产品”了。

德国学者克拉普罗思 (Klaproth) 于 1824 年把 Zaitun 一词考订为“刺桐”的对音，并引《一统志》记载说，泉州古名“刺桐”，盖建城时，植刺桐于城外，由是俗称其城曰“刺桐”<sup>②</sup>。后来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支持此说，认为泉州所以得 Zaitun 之称者，以五代时留从效改筑泉州城，曾环城多植刺桐，自是而后，泉州遂有刺桐城或桐城之称，阿拉伯人因译之曰 Zaitun，Zaitun 则“刺桐”之音译。<sup>③</sup> 这种说法近年来广泛为学术界所采用，几乎成为定论，如前面引用的《马可波罗游记》和《伊本·白图泰游记》，都是不加说明地直接把 Zaitun 译成“刺桐”。

不过，也有的学者对此提出异议，如苏继庼先生写道：“在桑原之意，刺桐即泉州之雅名。惟管见则以为中世东来之旅行家，大都为船员与商人，彼等何以舍泉州之通行名而不用，而用其见于诗人所咏之雅名，不无可疑，鄙意 Zaitun 一名，可能为‘泉州’之近音，盖‘泉州城之省称也’<sup>④</sup>。岑仲勉先生早于 1932 年就在《圣心》杂志上撰文明确指出：Zaitun 非“刺桐”。他认为，地理书中显言泉州一名刺桐城者，始自明代陈懋仁之《泉南杂志》，书中写道：“宋进士吕造诗云：‘闽海云霞绕刺桐，往年城郭为谁封’。刺桐城今泉州，筑城时环城皆植刺桐，故号桐

<sup>①</sup> Ibn Batuta's Travels in Bengal and China, p. 118.

<sup>②</sup> 《马可波罗行纪》，第 612 页。

<sup>③</sup> 《蒲寿庚考》，第 6 页。

<sup>④</sup> 苏继庼：《岛夷志略校释》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，第 8 页。

城。”由此看来，似乎刺桐城是源自于吕造之诗，但吕造之诗却仅咏城绕刺桐，而无言城号“刺桐”，故岑先生说道：“由是观之，除文人铺张扬丽而外，实可决泉州并无‘刺桐’之通俗称谓，无此俗称而谓可以辗转传入外人，其谁信之？求之西方人语源之解释，既均谓本自齐瞰，求之吾国地理书说，泉州又无刺桐之通俗称谓，吾故曰 Zaitun 非刺桐也。”<sup>①</sup>

再说，桑原骘藏称泉州名刺桐是源于留从效改筑泉州城，查留从效据泉州自立是在后晋出帝开运元年（944），而桑原又说，谢弗（Schefer）谓回历 332 年（943）马素地已把 Zaitun 与 Khanfou 并举。这显然有矛盾，因马素地不可能在留从效治泉州的前一年，也就是泉州尚未被称为刺桐之前就已知道了刺桐这个名字，可见 Zaitun 由刺桐音译而来是有疑问的。尽管后来桑原查阅了有关马素地的著作译本，未发现有此记载，但又认为是伊本赛德（Ibn Said）于 13 世纪中叶写的地理书最先传入 Zaitun 一名。倘若如此说法属实，它距离刺桐一名的产生已有 300 年之久，而这 300 年正是阿拉伯商人大量到广州、泉州等港口贸易的时期，为什么就没有人提到过刺桐这个名字呢？可见 Zaitun 一词的真正含义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。

#### 四 泉州的丝绸生产

中世纪的泉州，以盛产优质绸缎闻名于世。当伊本·白图泰一踏上泉州土地时就说：“这是一个大城市，的确好极了，他们织造的天鹅绒锦缎和各种缎子就以 Zaitunah 城命名，比杭州（Khansa）和北京（Khanbaliq）的织物还要好。”伊本·白图泰还提到，1342 年元朝皇帝曾赠送给摩哈默德苏丹（Sultan Ma-

<sup>①</sup> 《中外史地考证》，第 481 页。

hamed) 500 匹锦缎，其中有 100 匹是泉州织造的，另 100 匹是杭州织造的。<sup>①</sup> 由此说明，当时泉州生产的绸缎不仅与杭州生产的齐名，而且已作为珍品赠送给外国国王，正如张星娘先生在《泉州考古纪述》中所说：“泉州是宋时纺织造中心点，与杭州并称一时之盛。”这种盛况到明代时又有所发展，明宣宗三年（1428）曾在泉州设立“染局”，正统年间（1436—1449）又在泉州设立“织造局”。明代设有染织局的城市，除了北京与南京之外，其他仅有类似苏州、杭州这样的织造中心才有设立，而泉州亦设立染织局，这说明当时泉州的丝织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平。泉州绸缎的精美，不仅深受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喜爱，而且大量外销到海外各地，清人王胜时在《闽游纪略》中就谈到这一点：“泉人自织丝，玄光若镜，先朝士大夫恒贵尚之，商贾贸丝者，大都为海航互市。”<sup>②</sup> 明人何乔远也称赞过泉州的纺织工艺，他在《闽书》中写道：“百工技艺不能为天下先，敏而善仿，北土缇缣，西夷之毳罽莫不能成。”<sup>③</sup>

正因为泉州绸缎在外享有盛名，故不少外国人都将之与 Zaitun 这个名称联系起来，如波斯人称之为 Zeituni，卡斯蒂利亚人（Castillans）称之为 Setuni，意大利人称之为 Zetani，甚至连法语中缎子的单词 Satin，都可能是出自于 Zaitun 这个名字。<sup>④</sup> 英国汉学家亨利·玉尔（Henry Yule）1916 年译注《伊本·白图泰游记》时曾提到，德弗里梅里（Defremery）把 atalas 一词译为缎子，这个词似乎与意大利的 rase 相近，因 rase 兼有剃光胡子的脸和缎子织物双重意思。在德语中被归化为 Satin（Atlass），一

<sup>①</sup> Ibn Batuta's Travels in Bengal and China, p. 17.

<sup>②</sup> 王胜时：《闽游纪略》，载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第九帙。

<sup>③</sup> 何乔远：《闽书》卷 38，《风俗志》。

<sup>④</sup> 《马可波罗行纪》，第 614 页。

位年老的英国旅行家中也曾使用过。亨利·玉尔非常怀疑，文中 Zaituniah 这个名字是他们单词 Satin 的来源。很明显，它可能是从 seta 派生出来，但是在乌扎诺（G. Uzzano）书中列举的 15 世纪的纺织品名单中，我们发现反复提到 Zelani, Zettani vellutati, Zettani broccati traoro 等等，这些词看起来很像是从 Zaituni 转变为 Satin，而该作者却总是把丝这样普通的单词拼写为 seta。类似这种以织物以进口地的名字来命名的事例还可以列出许多，例如薄纱织物（Muslin）（产自伊拉克的摩苏尔 Mosul）、锦缎（Damask）（产自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Damascus）、麻纱（Cambric）（产自法国的康布雷 Cambray）、菱形花纹的花毡（Arras Diaper）（产自比利时的伊普雷 d'Ypres）、印花布（Calico）（产自印度的卡利卡特 Calicut）。同时我们也知道意大利热那亚商人在 Zaitun 进行贸易。<sup>①</sup>

既然外国汉学家怀疑英、法、德语中的缎子（Satin）一词可能是源自于 Zaitun 这个名字，那么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联想，Zaitun 这个名字的含义可能与缎子（Satin）有关。因为外国人既有以产地名物产的做法，也有以物产名产地的习惯，如上古之希腊人称中国为赛里斯（Seres），原因是中国为产丝的国家，而希腊文称蚕为塞儿（Ser），加上词尾之音就成了赛里斯（Seres）。克拉普罗思（Klaproth）说过，赛里斯实来自丝字，古代人以出产品而名其国也。<sup>②</sup> 另如埃及人在进行海上探险时发现的瓜达富伊角，在古代叫作“香味角”；塔尔特索人和腓尼基人航海的目的地是锡产区，他们称此地为“卡西特里德斯”，即锡群岛；诺曼人将在美洲发现的地方命名为“马克兰”，即木材国，以及

<sup>①</sup> Ibn Batuta's *Travels in Bengal and China*, p. 118.

<sup>②</sup> 张星烺：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》第一册，中华书局 1977 年版，第 17、36—37 页。

“文兰”，即葡萄国；葡萄牙人在西非命名的地区有金河、胡椒海岸、象牙海岸、黄金海岸和奴隶海岸等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陆发现的地方曾被命名为“鳕鱼之地”、“黄金的卡斯蒂利亚”、“珍珠湾”、“巴西木国”、“白银河”等等。<sup>①</sup>因此，我们可以想像，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可能因为泉州以盛产优质缎子闻名于世，故沿袭以物产名产地的习惯，把泉州称为“缎子”（Satin）。而 Satin 的发音与 Zaitun 相近，据亨利·玉尔的一位阿拉伯朋友费伦德（M. Gabriel Ferrand）说，这个词应拼作 Zitun 而不是 Zaitun，阿拉伯人把汉语的 tze 译成 zi，如 Man tze 译为蛮子（Manzi），Zaitun 像是汉语的齐暾，意为阿利布，对一个阿拉伯人来说，听起来自然比 Zitun 更顺耳。<sup>②</sup>这就是说，Satin 这个词传到阿拉伯人的耳朵里，很容易与 Zaitun 这个名字的发音混起来，于是就产生了前面所说的误解为“刺桐”或“齐暾”的说法。

当然，现在要把 Zaitun 这个名字的含义说成是“缎子”，一时很难被接受，因为把 Zaitun 译为“刺桐”毕竟已长达几十年，且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。不过，只要你细心想一想，“刺桐”的含义除了说明泉州曾被称为桐城外，别无其他实际意义，且刺桐这种树并非泉州独有，“兴、漳、永春诸处皆多此树”<sup>③</sup>，不算是什么特色，故长期不能为学术界所完全接受，无法成为定论。而其含义如认为是“缎子”则大不一样，它说明中世纪泉州的丝织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，其生产的缎子在世界上具有较大的影响，故阿拉伯人将泉州称为“缎子”（Satin），后因其发音习惯而转

<sup>①</sup> [葡] 雅依梅·科尔特桑：《葡萄牙人的发现》第一卷（邓兰珍译），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 1997 年版，第 165 页。

<sup>②</sup> *Ibn Batuta's Travels in Bengal and China*, p. 117.

<sup>③</sup> 施鸿保：《闽杂记》，载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第九帙。

为 Zaitun，这充分说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端之所以定在泉州，完全是与中世纪泉州的丝绸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。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说法一定会渐渐为人们所接受。